

577
I565.45

L22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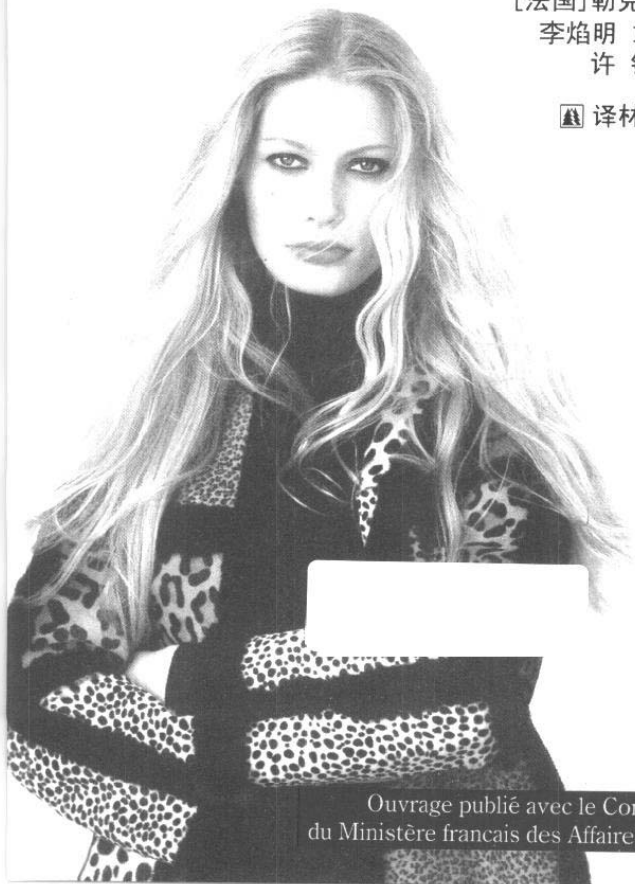
战争

[法国] 勒克莱齐奥 著

李焰明 袁筱一 译

许钧 校

译林出版社



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
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

J. M. G. Le Clézio
La Guerre

根据 Editions Gallimard 1970 年版译出。
国际中文版授权：法国伽里马出版社。
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，谨致谢意。

战 争

[法国]勒克萊齊奧 著

李焰明 袁筱一 译

许 钧 校 订

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

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(地址:江都路 44 号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2 字数 183 千字

版次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80567-406-X/I·178

定 价 10.50 元

(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责任编辑:韩沪麟

战争开始了。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又是怎样打起来的，但事情就是这样。它就在人的脑袋后面，如今，它在人的脑袋后面张开了大嘴，正喘着气。战争，就是种种罪恶、声声诅咒，是狂怒的目光，是脑海迸发的思想。战争就在这里，展现在世界面前，使其笼罩在它设置的那张电网下。战争时刻在扩展，只要抓住什么，就将之碾为灰烬。在它看来，什么都值得一击。它有无数獠牙、利爪和尖嘴，没有人能坚持到底。任何人都不能幸免。这，这就是事实的眼睛。

白昼，它的武器是光明；夜晚，它使用的是茫茫无边的寒冷和沉寂。

战争启程了，要持续一万年，比人类历史更长。任何人都无法逃避，也没有任何人来谴责。我们低着头面对战争，我们的身体将成为弹靶。尖利的军刀在搜觅人的喉咙和心脏，偶尔还有肚子。沙地要饮血；残酷的山峦想在行人的脚下挖出一个个深窟；道路期望人们摔倒，不断有人身亡；大海要压碎人的气管；宇宙间，有着可怕的意念，要用虎钳将星空严严实实地钳死，让群星不再闪烁。

战争的狂风掀起，将席卷一切。滚烫的瓦斯从排气管出来，一氧化碳侵入人的五脏六腑。人们的嘴圆圆地张着，于是，一圈圈灰蓝色的烟雾从嘴里飘出，悠悠荡荡向天花板升腾。嘴唇向两边裂开，吐出一连串置人于死地的词句，让人恐惧。这就是战争风暴。

霓虹灯的光照射在年轻姑娘的脸庞上，似乎要穿透她的肌肤，烧焦她那线条柔和的面容，将她那长长的乌黑头发烫

卷。

电灯泡不停地射出强光；炽热的灯丝在玻璃泡中闪亮。这就是战争的目光。它毫不留情地投射在房间的各个层面上，光影滞留在不透光的物体表膜上。

这目光，如枪管急射的火焰，飞逝而过；如炸弹爆炸，又如那城里沿街滚动的汽油弹。白色大厦，教堂，楼塔，倒塌吧！你们没有权利再立在这里。带着熟悉面纱的女人，趴下吧！你没有权利再面对陌生人。战争要人们低下头，在布满污泥和铁丝的地面上匍匐行进。女人，你裸露身体不再是为了让人赏心悦目，而是要去挨枪弹，去接受羞辱的目光，在你的身上留下道道伤口，揭示出生命的内心隐秘。

两只眼皮之间射出的目光在闪亮，仿佛夜空里星星在闪烁，告诉人们天地间迢迢，这数十亿公里是不可逾越的。这年轻姑娘，她的名字无任何涵意，她的知觉犹如一滴水，一滴血。她不再感到孤独，不再骄傲地拒绝什么。如火如荼的战争陡然火光冲天，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一切。这样的情形下，谁还会感到寂寞呢？当你的心里，你的周围，一切时刻都在说“是”的时候，你怎能说“不”，甚至这样写呢！

因此，这发生的一切全都要退到第三人称来。再也没有“我”的位置。目击者已被驱走，只剩下了当事者。这些人的眼睛不再是两只，腿不再是两条，乳头也不再是对称的两个。他们的脑壳里涌现不出清晰的图像，丧失了叙述、分析的功能。数字，不计其数，像雨点从空中筛落下来，敲打着地面。词语不愿复说同一事物。记不起该用什么单词。也许人们仍在写信，也许……诗人正伏案走笔，然而不过是些风流韵事。咖啡馆里，空气沉闷，回响着颤悠悠的歌声、吉它声和一个女人数落着爱的词眼的声音。是的，也许……但这无关紧要。这并不说

明什么。它们不过是众多喧嚣声中那巨大的振动器发出的音响。而我们现在要说的，是那天众人的真实情况。不再有灵魂，不再有孤立无援的感觉。再也没有与其细微的线性图案相一致的思维。世上不复有任何东西。

于是，一切都蜂涌而至。像一群耗子，成群结队向前进发，结成一个战线，撞击城墙，又仿佛像那海浪，形成成千上万条波浪，汹涌澎湃，滚滚向前，压倒一切。所有的词语，所有的肌肉，所有拥有生命的触角都会加快步伐，在探索，在开辟一条道路。谁会去谈及这一切呢？最终理解万众之路的又是谁呢？它就是路。

战争就这样开始了，恐怕就是这样开始的，但要确切弄清此事，已为时太晚。战争在灰蒙蒙的平原上展开，弥漫整个空间。战争是一种疾病，切断了人的隔膜组织，于是淋巴液流淌。它选择了人类生存的环境而进行。它冲破堤坝。它在这世界上插置了一把制造痛苦的尖钻——人的神经系统的一根神经。它从千百万姑娘中选定了一位年轻姑娘的躯体。但显然，战争总是战争，它存在于人的思想之外。它无处不在：夜晚的梦魇中有它，阳光下的急行中有它，爱情，仇恨和报复中也有它。它只是刚刚开始。

战争既不是一个小插曲，也不是一个大事件。战争就是战争。

它写在墙纸上，画在花草和建筑物的圆花窗上；它刻印在玻璃上；它漂浮在水面上；它燃映在莹莹的火柴光中；它记载进每一粒沙尘里。

战争无意取胜也无需取胜。它不再是人们之间的争吵和赛跑，非争个输赢，它也不是但泽长廊或第十七战壕这些兵家

常争之地。这一切似烟过云散。然而如果那些死去的人们不是战死于疆场的话，是纯属偶然，因为一颗子弹“嗖”的划空而过，正从他们的咽喉或肺部穿越。人的眼睛预见了死亡，铁弹头在死亡上钻了个洞，然而这两者之间却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但我跟你说的这战争，它经历了这些。它是彻头彻尾的死亡。

重机枪、毛瑟枪、弩、弹丸吹管及斧头毫无目标地乱击一气，其实已无杀伤力。它们只是一些武器而已。但我跟你说的这战争，是有的放矢进行摧毁的。它的武器装备齐全。它的罪恶接连不断。

战争善于乔装打扮。忽如火红一片，忽又如海上落日的色彩。它步履轻柔，头发若海藻般碧绿。战争具有生命，它是现实，是未来！为什么有一天世界定要宣露战争的隐秘呢？

它不在一个姑娘的灵魂里。如果是的话，一切都简单了。像医生拔牙，把她的灵魂根除，那么一切又将重复正常。如果这是在一个姑娘的眼中发生的，我们很清楚该怎么做：挖去她的双眼，代之以两颗葡萄。不，它不在任何人的眼中。它在人的目光之外，人的灵魂之外。这不是一根神经在受痛苦的煎熬。它在神经以外。做你愿做的人，说你想说的话：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改变。闭上你的双眼，去作几首小诗，去拍女人的胸照，去亲吻那笑意漾然的嘴唇。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和平安宁。

那么怎么说呢？说透了，必须轰炸，使世界残垣断壁。必须使用这些词语，它们闪电般从天边急驰而来，一路扫荡；它们如岩浆喷涌而出，在空中呼啸，在地面挖出一个个沸腾的巨大火山口。

必须摆脱自我，必须这样。必须深入自己的内心，直到面

目全非，直到一切重新得到创造。

事情就这样姗姗而来，出现在世界上。比如，就像飞来一只只圆圈，环链相继落到地上。宇宙中某处一条巨蛇正盘绕着猎物，静静的躯体不停地向外抛着圆圈。一旦窥见一块还没有让人宰割的肉体，便抛出套圈把它缠住，死不放松。

不，不，不是这么回事。一条蛇不会有如此大的力量。为了生存而战要简单得多。而这更为隐秘，既无头也无身。圆套产生于事物内部。任何事物都能制造出圆套。它们在灰尘周围泛游，向四处分散，使物质微微振动。这连续不断的振动使得原有一切固定的，静止不变的事物遭到破坏。意愿不是外部产生的，危险也不是外来的。是恐惧振动了世界，搅乱了真实情景。这里安全再也不存在。快垒起石块，矗立起花岗石纪念碑，快！快！否则就为时太晚了。恐惧需要岩石和高山。正因为如此，人类建造了众多的金字塔和教堂。数世纪以来，人类顽强抵抗，以免世界变成一片汪洋。

死亡本是无所谓的。可是变成水……尔后，水向四周扩散，冲破人体层层隔膜，再变成汽体。这正是人们惊恐的原因所在。当河流纵横交错，沙漠和沥青之漠便是人的精神归宿。

城市上空，乌云就要撕裂，可谁都不想逃离。某一天，我们来到了这世上，我们看见了太阳，我们预见了干旱，我们便也从未准备足够的荒漠和地道来藏身。

口腔中，舌头与唾液相抵触。说话是牙齿与硬腭、紧绷的嘴唇在相互作用。涎腺分泌出唾液，话语便像泡沫一般穿透唾沫。偶尔，有一个士兵被枪弹击穿肺部，跪倒在地，于是，一股鲜红的唾液顺着咽喉冒上来，溢满整个嘴。那本该是说：“救命！救救我！来，快来！”可人们听到的只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

发出的类似这样的咕噜声：“啊啊噢噢噢！噢噢噢！噢噢噢啊啊！”

太阳的文明行将终止。它们无法持续下去。所有石堆、庙宇、楼梯都阻挡不住奔涌而来的洪水。石头变脆，趋于风化成灰。山高再也高不过云彩。眼睛不是闪烁的星星，它们是熄灭的灯。思想也不像那光线直射向前，它是啐出的唾沫，四处喷散。

这由来已久的孤独，把你抛向宇宙的尽头，使你保持缄默——沉浸在这无声的寂寥中全身感到快乐无穷——怎么再相信这些呢？当一切都成为语言，便是说不再有悟解的希望。孤独一人，就是试图清明事理。而和众人一同置身于巨大的旋流中，那里急流迅猛而下，冲毁河岸，像这样，就不是明理。这是在痛苦地承受极大的惊惧。

“我是。”

“我要。”

“我……我爱。”

“我，我，我我，给我，我的，我的东西，我的，我，我，我，我！”

所有这些话语，所有这一切往事悠悠的回忆：这些涂抹着阴暗神秘色彩的照片，这些画在笺尾的图画，这些诗——当“我”眺望大海，当“我”举目凝视凌空的群鸟，当“我”依偎在女人旁倾听她的心跳或当“我”面对死亡所作的诗。这一切全是欺骗，全是谎言，是墨镜！全是为了不去目睹战争来临。这是为了忘却兵匪的长统皮靴那越来越响的囊囊声，而当他们来时，佯装不在那里！

世界什么也没忘记。它要报复。它从远古赶来屠杀。它将猛地打断人们的一切旧梦和所有赞美歌。它要割断喉咙来

结束单调的咏唱。它的思想将与血同进。

它刮起落下的一圈圈烟雾。于是黑影渐渐扩展。

喊叫有何用呢？你尽可以声嘶力竭地嚎叫，痛哭流涕，世界接收你的呼叫声并将其变为各种声音：巨响声、哀叹声、爆裂声、撞击声、轰隆声以及鸽子的咕咕声，狼的怒吼声，母鸡的咯咯叫声，鸟儿喳喳的啼声，人们的歌声和咚咚的鼓声。听吧，这巨大的嘈杂声！你永远也难以摆脱。

孤零零的，只身一人。永远像这样存在。这就是和平。而如今，头颅打开了，灵魂从里面出来。它在宇宙中漫游，隐失在海面。出于习惯，或者出于怯懦，或者别的原因，灵魂留下残余，这些嘟囔低语声，这些签名。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她的。有时，人们自以为无所不有，其实早已掉进了公共墓穴。人有嘴是为了占有，有眼睛是想征服。人们用脚度量世界。怎能忘记这一切呢？难道就没有一小块土地留着你的名字？难道就没有一个梦幻，一阵和风，一缕阳光是属于你的？

一切都属于众人。任何都不属于个人。一切就是人。哦，目光，恢复力量吧！重新征服世界！世界永远依然如故。每当水龙头滴出一滴水，就意味着人们可以从那众多的无名事物中攫取某样东西。每当一个生命诞生，就是说一幢房子造好了，老鼠将驱逐房屋的主人。

一支大军在前进，践踏田野，摧毁桥梁，一路抢劫，一路侵犯，将一切全都碾碎。这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，没有思想，没有行动！

它是从哪里来的？也许从人的头脑，仅仅是从头脑中出来，竭尽摧毁之能事？也许人对人有着本能的仇恨，树对树也有本能的仇恨？万物存在都是为了毁灭、憎恨。从来没有爱、没有安全。有的只是这支凶残的部队，他们呆滞的眼神在空处

游移。没有娱乐。只有取胜的需要，天天如此。

灾难最终降临。从谈论它的那时起，人们就开始预料到了。直到发生的这一天，它还是无足轻重的，它有自己的英雄和审判官，它有自己的边界。它出现在地球上，几乎是偶然的。它像雷雨爆发，伴随着聚光、闪电和雷鸣。紧接着是一片宁静。今天，人们终于知道灾难为何物：它不再是各种因素互促成的结果，也不再是一种精神状态。它是无穷大的外在物。

灾难，战争，就是设想外部世界。然后，想出了一个外部世界，再打开内心世界的大门，轻物质便逃遁出，汇入密集的海洋。那天，当年轻姑娘说“我毫无意义”时，恐惧就开始了，她说这话也许是为了笑笑而已，或者只是因为此刻这已既成事实。

于是，宣告自由的声音接踵而至：

“我什么都不要。”

“我不要孩子。”

“我不再相信什么。”

“你不存在。”

世界并没有如姑娘想象的那样彻底毁灭。一切依然如故：汽车继续在柏油道上行驶，人们仍然存活着，飞机一如既往在天空飞行。然而，可怕的是，有什么东西消亡了，离开了人体的中枢。这是肉眼看不见的。人们弄不清它到底是什么，但确实是一样东西。每一物体的中心都有一个洞，现在，它的出口虽然很窄，但里面比岩洞还宽阔，类似女人的肚腹。

战争就是在这些窟窿里产生的。每一物体都是一个茫茫无边的子宫，这子宫又存在于那更为广大的世界子宫里。

每个肚子都在生产。战争，甚至就是出生证。

世界正在产生，人类对此无能为力。在人类周围，在姑娘

身旁，世界正使出浑身解数在分娩。姑娘看到阵阵痉挛穿过天空和大地。其中一部分打着寒战，瑟瑟地从她体内透过。世界要彻底冲出。它痛苦地向着出口，向着亮光蠕动。对于人类这样的环节动物来说，这难道不可怕吗？

某天，谈了话。说了很多话，写下了它的自由。后来，又一天，最伟大的自由来到了。它不在乎说的什么，只为了获得解脱而全力抗争；孩子出世时将一口吞下胎盘里的羊水。

年轻姑娘不要这孩子。她想在他出世前毒死他。人们怎能接受一个将杀死自己母亲的儿子呢？

不再有知觉。眼睛不再来回转动。它只是疯狂地向井底，向天边扫射。世界循环往复，人们永远碰不到墙壁。要想有反弹力，得撞击那最后一道城墙。那曾使我们的灵魂完成它的环程旅行的那道城墙。现在，人们明白了，这种漫游是没有终点的。认识到了这种狂热的限度并且找到了它，那么所谓的知道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微小的事物在脚下飞过，躲藏起来。虚无甚至不愿被人发现。深坑陡然变得平坦，这就是它成为深不可测的最佳方式。

要想认识事物，必须触摸到物体。谁曾触摸过它们？那么要了解自己，当然得碰触自己这个物体。而宇宙万物，你们是碰触不到它们的，这就是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。

人人都失去了面孔。

然而，我跟你说的这年轻姑娘有一张面孔。大约是一般模样：仿佛面具似的脸，皮肤白皙，细嫩，两颊、下巴及鼻翼点缀着红斑点。鬓脚有几根青筋，眼角及额头零星布着些鱼尾纹，两三粒痣和百十来个雀斑。

这是一张黯然无光的脸，轮廓稍突；一张石头脸，因长期被流水冲浸而变得滑润。它朝前挺着，于是风从她的头旁擦

过，分向鼻翼两旁，掠过面颊。

她的脸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。是她把它塑造成这样，也许是用她的双手，也许是用她的思想。这样塑造，其目的是为了对抗光亮，为了穿透雨水，为了越过空气层。她在脸正中装了个金字塔形的器官并钻了两个孔，这样，冷气便可长驱直入体内，并且在通过毛茸茸的鼻孔时，清除杂质，增热并保持温度。

鼻子下面有一条小槽，鼻涕大概就是从这条细流中流出来的。

接下来是嘴唇，这是两片略带紫色并布满细细皱纹和小裂痕的软垫。外部世界正是通过那里顺着咽喉下滑，浸湿细胞，侵入体内，并展现出数千个触角来冲刷身体。当嘴唇向两旁咧开，对神秘的气味张开口腔，世界便毫不迟疑地溜进来。正因为如此，年轻姑娘在脸的下端开了这扇门。这里曾是反抗沉默的第一场所。头不再是石头，不再穿行于茫茫黑夜。气流潜入，裹挟着无休止的喧嚣声和各种各样的声音。

我也想说说眼睛。年轻姑娘设想了一个光灿灿的世界，她向往那阳光下耀眼迷人的景色，那深沉的夜，那一切美好的事物。于是她在脸上勾画了两种花案，这两个蓝色的洞孔立即熠熠发光，光线从那里摇曳着进入。她在这两个光芒四射的洞孔旁嵌上浓黑黑的仿佛沾满沥青的睫毛瓣，它们微微跳动，瞳孔一翕一张。眼睛是脸部涌动生命力的物体。知觉正是从那里出来。也正是它们使得这世界顿时变得广阔无边。

眼睛注视着。世界就在眼前。

当年轻姑娘在她的脸上画出这两幅新奇的画时，她就明白从此之后任何东西都不再一样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每天早晨都端坐在镜前，用细小的毛刷和一管管黑颜料，完成重新塑造

眼睛的仪式。

这些做完，脸也就装饰完毕。只须在头上钻两个洞用来听声音，在头皮上种植数千根头发以免脑袋裂开，脑物质飞散到空中。

接着，脸消失了。面部线条相继隐退，极其自然。鼻子不再迎风挺立，金属脸上光泽殆尽。眼睛流着泪，泪水和着眼睫毛膏抹脏了面颊，弯弯的眉毛不见了。嘴先闭了起来，双唇紧抿着；伤口愈合了，最后仅留下一个痕迹，几乎看不见，就像一道紫色刀痕，罩着一层白皙的皮肤。

生命的一切细微标记都一一消失了：皮疣、汗毛、头发、酒窝、皱纹、耳肉坠、肌腱、血管。

这是一幢楼，人们就这样用铁锤和炸药摧毁了它。这高大别致的楼房正面倒塌了，任凭尘埃满天飞扬，成群蟑螂四处乱窜。窗顷刻间像是假的，高悬在空中，开得很大，人们根本看不见它们。终于，在最后的一次震动中，它们也掉下来，像枯叶铺盖地面，于是人们明白，从此不再有房屋了。

荒凉的城里，男男女女都躲藏起来了，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。一座火山在城市中心张开大口，在空中耸立起无色的火柱。街石板高高飞起又落下，砸碎了房顶。窗户炸开，地板在脚下晃动，门楣被突来的重力压断。爆炸声传来，横扫地上的一切，这旋风般的声音像巨影在城市上空飞越，直朝姑娘扑来，要把她湮没，使之化为灰烬。

往哪里藏身？哪里？世上是否还有一个爆炸声传不到的地方？是否有一个清澈、寒冷的湖，一个位于山顶、平静如镜的湖，一个人们可以跳进去洗个澡的静谧的湖？

是否有这样一个海滩：一个长长的、空旷的、被阳光烤得

灼热的海滩，那里，大海日夜不息翻腾着，一群苍蝇正围着一堆海藻嗡嗡叫着？

是否有这样一条路：一条柏油路，它无视左右发生什么事，直通到姑娘面前，它猛地在天边钻个洞，在空中开出一条裂缝，远景的轮廓渐渐逝去，最后将从这里逃离？

是否有……这才是问题，真正的问题：是否有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，名叫Bea（贝娅），或者Eva（夏娃），或者Djemia（吉米娅）的年轻姑娘？一个没有用她的身体、用她柔嫩的面容和泪汪汪的眼睛，用她的嘴和牙齿，用她的头发去制造战争的姑娘？一个没被猎人捕获、从未打过猎的姑娘？到处是窥视的目光，插出城墙枪眼的密密匝匝的标枪。到处是坦克铁甲、大炮防护板、炮弹起爆管、炮架尾、机关枪枪管。

当杀声响成一片时，她逃了。她赤脚跑过断壁残垣的荒漠。布满灰尘的地面上，陷阱正疯狂地张着口，发出吸吮的怪声。年轻姑娘跳着、滑着，时而走着之字形，时而独脚走，避开陷阱。她朝一个圆形的山走去，这是一个石头、烂泥堆成的小山丘，俯视着平原。她朝它奔跑着，因为她明白这是她唯一的机会。就在快到达时，她摔倒了。她疼痛万分，叫不出声来。她像一只痛苦不堪、惊恐万状的疯狗在满是灰尘的地上乱啃。她跌倒在地上，前臂撞在一块燧石上。血流出来了，和这血一道流的是生命。她很快分崩离析了。她的肉体、骨骼、思想在这荒野消逝了。既美妙又可怕的死亡来临了，渐渐减轻她的痛苦。她变得轻盈。她飘了起来。她醉了。

或者，某个夜晚，比如一月十日，她梦见自己身体向左，侧躺在床垫上。一个无头的身影在房间里站立起来，缓慢走着。她看不见它，但她知道它：白晃晃的尖刀在黑暗中向前移动着，昏暗的屋子中间射着一道横光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刀刃刺进

了年轻姑娘的背里，正好在两肩胛骨中间，并直戳到心脏。刀尖触到了心脏，在上面戳了一个洞，把它撕裂，像切一只西红柿一样把它切开。于是，她感到有一股热流在体内散开，沸腾着。她高兴得昏了过去。

或者还有，五月十二日，年轻姑娘梦见自己上吊自尽了。

八月十九日，她摔倒了。

八月二十日，她溺死在一个水池里。

十二月四日，两条带斑点的大狗把她吞吃了。

可究竟怎样呢？您不明白吗？这些怪物、这些喊叫、这些声音，您从未听说过！您的战争只不过是想象罢了！梦，这很好解释。这可恶的东西，就在这里，在您身旁：幽灵！幽灵！从大海露出的面容，轻雾！现在，就靠在这里吧。一切将过去……盯着这些怪物吧。用您那没有眼皮的目光杀死它们。什么也阻挡不住阳光。恐惧、嘈杂声：这一切狂怒只是内心的。您看这世界多安宁。什么也没发生！大地从未像现在这般宁静。落日从未像现在这样死气沉沉。您的那些深坑、海渊是水洼、鼯鼠洞！

您在哪里听见了叫喊声？像往常一样，除了寂静，什么也没有，这是一种单调、冷漠、令人麻木的沉寂。您的眼睛在看哪里？我们什么也没看见，确实是真的。只有几个蓝色的球深嵌在眼皮的角膜翳里。一切都在您身上，您的身上！

没有什么可制造麻烦的，肯定是这样。一束束花、一团团焰火！可是年复一年的节日，只持续几分钟！汽车在规定的车道里行驶吗？它们停下了，它们将停下！说话的声音：对您的耳朵来说是一些嗡嗡的嘈杂声！不必害怕。世界的画面从未这般清晰，黑白从未这般分明。

没有什么可逃避的。小小藏身之地？要它们做什么？

您没有感觉了吗？但您并不孤独。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说，您投入了众人的旋流中。疯狂是毫无结果的。人们从未这般实际，您明白吗？从不曾。

如您说，还是来看看这位年轻姑娘吧。瞧：她步行在大街上，她沿着商店的橱窗走着。她停下。她嘴咬着中指。她又走了。她的鞋跟发出咯噔噔的响声。一，二，一，二！嗨！她跨上一个台阶。她走进一家大商店。她站在霓虹灯中，鲜艳夺目。她的头发像灯丝亮闪闪。她那张白如石膏的脸上，黑碳勾勒出线条。她的目光移动着。她看到了货架上的一样东西。于是她伸出胳膊，张开手，然后握紧。她那涂着指甲油的手指，握着一本小书，封皮是蓝色人造革的，上面有几个烫金字：

周记练习簿

年轻姑娘张开红红的嘴，她说话了。她说：

“啊，是的……”

“好……”

“那么这个呢？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是的，好的。”

“嗯，谢谢。”

这不是真的。这不可能。您在编造故事。您想让人相信这些事情。您是孤独的，完全孤独的。您从自己的体内抽出烟雾，您想用它们来笼罩这世界。您企图使这区别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事物化为乌有，以证明您是正确的。您希望如人们梦

想的那样生活，或人们像您幻想的那样生活。但是，这世界不听您的。它继续有规律地运动着，它的手臂被一个看不见的活塞驱动着，它用这强有力的手臂画下粗粗的几何线，擦去你的乱写乱画。

您称呼的这世界，就在年轻姑娘的体内。它就在这里，不仅深藏在她那灵巧、温暖的体内，不仅浮现在她那白皙的肌肤上，胸部，肚子上，腿上，脸上，而且隐藏在这些毛晴织物的外衣里，这些胸罩、吊袜腰带、薄底浅口皮鞋、白漆布伞里。它仿佛是一个人影，既不自由也不受约束。谁也没发动战争，谁也没杀人。只有这既陌生而又亲切的力量在活跃着。

您说的这年轻姑娘想要一个孩子。她的体内注定将有好几个孩子，好几个小男孩和小女孩，他们也将有自己的孩子。没有不生孩子的肚子。

一切都在她身上。我和您说的这年轻姑娘不只有一个躯体、一个灵魂，她有成千上万。

对一个成功地固定了其位置，偏差为0.1毫米左右的一毫克银子大小的物体来说，其速度的难以测定性，必然大于每小时一百亿亿分之一微米。

韦尔纳·海森伯格

这个名叫Bea. B. 的年轻姑娘看到了城市在她头的周围建造起来。它并非一时建成的，决不是。得要若干年，人们看着一张张日历扳着指头数，或者每二十八天划一个小十字记号来熬过这无数的岁月。